

[清] 曹雪芹 高鹗 著

红楼梦

下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
红楼梦

下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/(清)曹雪芹,(清)高鹗著;凌嘉霁校点.
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7.1
ISBN 978-7-5348-2680-1

I. 红… II. ①曹…②高…③凌… III. 章回小说-
中国-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6377 号

责任编辑:张燕萍

责任校对:王 芸

整体设计:张 胜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开本:960mm×640mm 1/16

印张:57.25

字数:1021 千字

版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 **印次:**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348-2680-1 **定价:**(上中下)4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甄士陷梦幻识通灵	贾雨村风尘怀闺秀	/001
第 二 回	贾夫人仙逝扬州城	冷子兴演说荣国府	/009
第 三 回	托内兄如海荐西宾	接外孙贾母惜孤女	/015
第 四 回	薄命女偏逢薄命郎	葫芦僧判断葫芦案	/023
第 五 回	贾宝玉神游太虚境	警幻仙曲演红楼梦	/029
第 六 回	贾宝玉初试云雨情	刘老老一进荣国府	/038
第 七 回	送宫花贾琏戏熙凤	宴宁府宝玉会秦钟	/045
第 八 回	贾宝玉奇缘识金锁	薛宝钗巧合认通灵	/052
第 九 回	训劣子李贵承申饬	嗔顽童茗烟闹书房	/059
第 十 回	金寡妇贪利权受辱	张太医论病细穷源	/065
第 十 一 回	庆寿辰宁府排家宴	见熙凤贾瑞起淫心	/070
第 十 二 回	王熙凤毒设相思局	贾天祥正照风月鉴	/076

第十三回	秦可卿死封龙禁尉	王熙凤协理宁国府	/081
第十四回	林如海灵返苏州郡	贾宝玉路谒北静王	/087
第十五回	王凤姐弄权铁槛寺	秦鲸卿得趣馒头庵	/093
第十六回	贾元春才选凤藻宫	秦鲸卿夭逝黄泉路	/098
第十七回	大观园试才题对额	荣国府归省庆元宵	/106
第十八回	皇恩重元妃省父母	天伦乐宝玉呈才藻	/115
第十九回	情切切良宵花解语	意绵绵静日玉生香	/122
第二十回	王熙凤正言弹妒意	林黛玉俏语谑娇音	/131
第二十一回	贤袭人娇嗔箴宝玉	俏平儿软语救贾链	/137
第二十二回	听曲文宝玉悟禅机	制灯谜贾政悲谶语	/144
第二十三回	西厢记妙词通戏语	牡丹亭艳曲警芳心	/152
第二十四回	醉金刚轻财尚义侠	痴女儿遗帕惹相思	/158
第二十五回	魇魔法叔嫂逢五鬼	通灵玉蒙蔽遇双真	/166
第二十六回	蜂腰桥设言传心事	潇湘馆春困发幽情	/173
第二十七回	滴翠亭杨妃戏彩蝶	埋香冢飞燕泣残红	/181
第二十八回	蒋玉函情赠茜香罗	薛宝钗羞笼红麝串	/188
第二十九回	享福人福深还祷福	多情女情重愈斟情	/198
第三十回	宝钗借扇机带双敲	椿龄画蔷痴及局外	/207
第三十一回	撕扇子作千金一笑	因麒麟伏白首双星	/213
第三十二回	诉肺腑心迷活宝玉	含耻辱情烈死金钏	/221
第三十三回	手足眈眈小动唇舌	不肖种种大承笞撻	/227
第三十四回	情中情因情感妹妹	错里错以错劝哥哥	/233
第三十五回	白玉钏亲尝莲叶羹	黄金莺巧结梅花络	/241
第三十六回	绣鸳鸯梦兆绛芸轩	识分定情悟梨香院	/249
第三十七回	秋爽斋偶结海棠社	蘅芜院夜拟菊花题	/256
第三十八回	林潇湘魁夺菊花诗	薛蘅芜讽和螃蟹咏	/266
第三十九回	村老老是信口开河	情哥哥偏寻根究底	/273
第四十回	史太君两宴大观园	金鸳鸯三宣牙牌令	/280

第四十一回	贾宝玉品茶栊翠庵	刘老老醉卧怡红院	/290
第四十二回	蘅芜君兰言解疑癖	潇湘子雅谑补余音	/297
第四十三回	闲取乐偶攒金庆寿	不了情暂撮土为香	/305
第四十四回	变生不测凤姐泼醋	喜出望外平儿理妆	/312
第四十五回	金兰契互剖金兰语	风雨夕闷制风雨词	/319
第四十六回	尴尬人难免尴尬事	鸳鸯女誓绝鸳鸯偶	/327
第四十七回	呆霸王调情遭苦打	冷郎君惧祸走他乡	/335
第四十八回	滥情人情误思游艺	慕雅女雅集苦吟诗	/343
第四十九回	琉璃世界白雪红梅	脂粉香娃割腥啖膻	/350
第五十回	芦雪庭争联即景诗	暖香坞雅制春灯谜	/358
第五十一回	薛小妹新编怀古诗	胡庸医乱用虎狼药	/368
第五十二回	俏平儿情掩虾须镯	勇晴雯病补孔雀裘	/376
第五十三回	宁国府除夕祭宗祠	荣国府元宵开夜宴	/385
第五十四回	史太君破陈腐旧套	王熙凤效戏彩斑衣	/393
第五十五回	辱亲女愚妾争闲气	欺幼主刁奴蓄险心	/402
第五十六回	敏探春兴利除宿弊	贤宝钗小惠全大体	/410
第五十七回	慧紫鹃情辞试莽玉	慈姨妈爱语慰痴颦	/419
第五十八回	杏子阴假凤泣虚凰	茜纱窗真情揆痴理	/430
第五十九回	柳叶渚边嗔莺叱燕	绛芸轩里召将飞符	/437
第六十回	茉莉粉替去蔷薇硝	玫瑰露引出茯苓霜	/442
第六十一回	投鼠忌器宝玉瞒赃	判冤决狱平儿行权	/450
第六十二回	憨湘云醉眠芍药裯	呆香菱情解石榴裙	/457
第六十三回	寿怡红群芳开夜宴	死金丹独艳理亲丧	/469
第六十四回	幽淑女悲题五美吟	浪荡子情遗九龙佩	/479
第六十五回	贾二舍偷娶尤二姨	尤三姐思嫁柳二郎	/489
第六十六回	情小妹耻情归地府	冷二郎一冷入空门	/496
第六十七回	见土仪颦卿思故里	闻秘事凤姐讯家童	/502
第六十八回	苦尤娘赚入大观园	酸凤姐大闹宁国府	/512

第六十九回	弄小巧用借剑杀人	觉大限吞生金自逝	/520
第七十回	林黛玉重建桃花社	史湘云偶填柳絮词	/527
第七十一回	嫌隙人有心生嫌隙	鸳鸯女无意遇鸳鸯	/534
第七十二回	王熙凤恃强羞说病	来旺妇倚势霸成亲	/543
第七十三回	痴丫头误拾绣春囊	懦小姐不问累金凤	/550
第七十四回	惑奸谗抄检大观园	避嫌隙杜绝宁国府	/557
第七十五回	开夜宴异兆发悲音	赏中秋新词得佳谶	/568
第七十六回	凸碧堂品笛感凄清	凹晶馆联诗悲寂寞	/577
第七十七回	俏丫鬟抱屈天风流	美优伶斩情归水月	/585
第七十八回	老学士闲征婉媚词	痴公子杜撰芙蓉谶	/595
第七十九回	薛文起悔娶河东吼	贾迎春误嫁中山狼	/605
第八十回	美香菱屈受贪夫棒	王道士胡诌妒妇方	/610
第八十一回	占旺相四美钓游鱼	奉严词两番入家塾	/617
第八十二回	老学究讲义警顽心	病潇湘痴魂惊恶梦	/624
第八十三回	省宫闱贾元妃染恙	闹闺闱薛宝钗吞声	/633
第八十四回	试文字宝玉始提亲	探惊风贾环重结怨	/641
第八十五回	贾存周报升郎中任	薛文起复惹放流刑	/649
第八十六回	受私贿老官翻案牍	寄闲情淑女解琴书	/657
第八十七回	感秋声抚琴悲往事	坐禅寂走火入邪魔	/664
第八十八回	博庭欢宝玉赞孤儿	正家法贾珍鞭悍仆	/671
第八十九回	人亡物在公子填词	蛇影杯弓颦卿绝粒	/678
第九十回	失绵衣贫女耐嗷嘈	送果品小郎惊叵测	/685
第九十一回	纵淫心宝蟾工设计	布疑阵宝玉妄谈禅	/692
第九十二回	评女传巧姐慕贤良	玩母珠贾政参聚散	/698
第九十三回	甄家仆投靠贾家门	水月庵掀翻风月案	/706
第九十四回	宴海棠贾母赏花妖	失宝玉通灵知奇祸	/713
第九十五回	因讹成实元妃薨逝	以假混真宝玉疯癫	/722
第九十六回	瞒消息凤姐设奇谋	泄机关颦儿迷本性	/729

第九十七回	林黛玉焚稿断痴情	薛宝钗出闺成大礼	/736
第九十八回	苦绛珠魂归离恨天	病神瑛泪洒相思地	/746
第九十九回	守官箴恶奴同破例	阅邸报老舅自担惊	/752
第一百回	破好事香菱结深恨	悲远嫁宝玉感离情	/758
第一百一回	大观园月夜警幽魂	散花寺神签惊异兆	/764
第一百二回	宁国府骨肉病灾浸	大观园符水驱妖孽	/772
第一百三回	施毒计金桂自焚身	昧真禅雨村空遇旧	/777
第一百四回	醉金刚小鳅生大浪	痴公子余痛触前情	/784
第一百五回	锦衣军查抄宁国府	驷马使弹劾平安州	/791
第一百六回	王熙凤致祸抱羞惭	贾太君祷天消祸患	/797
第一百七回	散余资贾母明大义	复世职政老沐天恩	/803
第一百八回	强欢笑蘅芜庆生辰	死缠绵潇湘闻鬼哭	/810
第一百九回	候芳魂五儿承错爱	还孽债迎女返真元	/817
第一百十回	史太君寿终归地府	王凤姐力诤失人心	/826
第一百十一回	鸳鸯女殉主登太虚	狗彘奴欺天招伙盗	/833
第一百十二回	活冤孽妙姑遭大劫	死讎仇赵妾赴冥曹	/841
第一百十三回	忏宿冤凤姐托村妪	释旧憾情婢感痴郎	/848
第一百十四回	王熙凤历幻返金陵	甄应嘉蒙恩还玉阙	/855
第一百十五回	惑偏私惜春矢素志	证同类宝玉失相知	/860
第一百十六回	得通灵幻境悟仙缘	送慈柩故乡全孝道	/867
第一百十七回	阻超凡佳人双护玉	欣聚党恶子独承家	/874
第一百十八回	记微嫌舅兄欺弱女	惊谜语妻妾谏痴人	/882
第一百十九回	中乡魁宝玉却尘缘	沐皇恩贾家延世泽	/890
第一百二十回	甄士隐详说太虚情	贾雨村归结红楼梦	/900

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

话说宝玉才祭完了晴雯，只听花阴中有个人声，倒吓了一跳。细看不是别人，却是黛玉，满面含笑，口内说道：“好新奇的祭文！可与《曹娥碑》并传了。”宝玉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笑答道：“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，都过于熟烂了，所以改个新样。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儿，谁知被你听见了。有什么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削改削？”

黛玉道：“原稿在那里？倒要细细的看看。长篇大论，不知说的是什么。只听见中间两句，什么‘红绡帐里，公子情深。黄土陇中，女儿命薄’，这一联意思却好。只是‘红绡帐里’未免俗滥些。放着现成的真事，为什么不用？”宝玉忙问：“什么现成的真事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咱们如今都系霞彩纱糊的窗棂，何不说‘茜纱窗下，公子多情’呢？”宝玉听了，不禁跌脚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到底是你想得出，说得出。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好事尽多，只是我们愚人想不出来罢了。但只一件：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，却是你在这里住着还可以，我实不敢当。”说着，又连说“不敢”。

黛玉笑道：“何妨？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，何必如此分晰，也太生疏了。古人异姓陌路，尚然‘肥马轻裘，敝之无憾’，何况咱们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论交道，不在‘肥马轻裘’，即‘黄金白璧’，亦不当‘锱铢较量’。倒是这唐突闺阁上头，却万万使不得的。如今我索性将‘公子’、‘女儿’改去，竟算是你诮他的倒妙。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，所以宁可弃了这一篇文，万不可弃这‘茜纱’新句。莫若改作‘茜纱窗下，小姐多情。黄土陇中，丫鬟薄命’。如此一改，虽与我不涉，我也开怀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他

又不是我的丫头，何用此话？况且‘小姐’、‘丫鬟’，亦不典雅。等得紫鹃死了，我再如此说，还不算迟呢。”宝玉听了笑道：“这是何苦，又咒他！”黛玉笑道：“是你要咒的，并不是我说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又有了，这一改恰就妥当了，莫若说‘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。黄土陇中，卿何薄命！’”

黛玉听了，陡然变色。虽有无限狐疑，外面却不肯露出，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，说：“果然改得好。再不必乱改了，快去干正经事罢。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，说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呢。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，所以叫你们过去呢。”宝玉忙道：“何必如此忙？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儿还未必能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又来了！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。一年大，二年小，……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咳嗽起来。宝玉忙道：“这里风冷，咱们只顾站着，凉着呢可不是玩的，快回去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也家去歇息了，明儿再见罢。”说着，便自取路去了。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，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，忙命小丫头子跟送回去。自己到了怡红院中，果有王夫人打发嬷嬷们来，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这边来，与方才黛玉之言相对。

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。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，祖上系军官出身，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，算来亦系至交。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。此人名唤孙绍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弓马娴熟，应酬权变，年纪未满三十，且又家资饶富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。因未曾娶妻，贾赦见是世交子侄，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，遂择为东床娇婿。亦曾回明贾母，贾母心中却不大愿意。但想儿女之事，自有天意，况且他亲父主张，何必出头多事？因此，只说“知道了”三字，余不多及。贾政又深恶孙家，虽是世交，不过是他祖父当日希慕宁荣之势，有不能了结之事，挽拜在门下的，并非诗礼名族之裔。因此，倒劝谏过两次，无奈贾赦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

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过去，聊以塞责。只听见那娶亲的日子甚近，不过今年，就要过门的。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，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，越发扫兴，每每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听说要陪四个丫头过去，更又跌足道：“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净人了！”因此，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，徘徊瞻顾。见其轩窗寂寞，屏帐敝然，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姬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，也都觉摇摇落落，似有追忆故人之态，迥非素常逞妍斗色可比。所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曰：

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菱荷红玉影。

蓼花菱叶不胜悲，重露繁霜压纤梗。

不闻永昼敲棋声，燕泥点点污棋枰。

古人惜别怜朋友，况我今当手足情！

宝玉方才吟罢，忽闻背后有人笑道：“你又发什么呆呢？”宝玉回头忙看是谁，原来是香菱。宝玉忙转身笑问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。”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我何曾不要来？如今你哥哥回来了，那里比先时自由自在的了！才刚我们太太使人找你凤姐姐去，竟没有找着，说往园子里来了。我听见这个话，我就讨了这个差，进来找他。遇见他的丫头，说在稻香村呢。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谁知又遇见了你。我还要问你，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？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？到底是什么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！你瞧瞧，这地方一时间就空落落的了。”宝玉只有一味答应，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“此刻竟不能，等找着琏二奶奶，说完了正经话，再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什么正经话，这般忙？”香菱道：“为你哥哥娶嫂子的话，所以要紧。”宝玉道：“正是说的是那一家的好？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，今儿又说张家的好，明儿又要李家的，后儿又议论王家的。这些人家的女儿，他也不知道造了什么罪，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！”香菱道：“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拉扯别人家了。”宝玉问道：“定了谁家的？”香菱道：“因你哥哥上次出门时，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。这门亲原是老亲，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。前日说起来时，你们两府也都知道的，合京城里，上至王侯，下至买卖人，都称他家是‘桂花夏家’。”宝玉忙笑道：“如何又称为‘桂花夏家’？”香菱道：“本姓夏，非常的富贵。其余田地不用说，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，凡这‘长安’，那城里城外桂花局，俱是他家的；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奉，因此才有这个混号。如今太爷也没了，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，也并没有哥儿弟兄。可惜他竟一门绝了后。”

宝玉忙道：“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，只是这姑娘可好？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？”香菱笑道：“一则是天缘，二来是‘情人眼里出西施’。当年时又通家来往，从小儿都在一处玩过。叙亲是姑舅兄妹，又没嫌疑。虽离了这几年，前儿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，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么，又是哭，又是笑，竟比见了儿子的还胜。又令他兄妹相见。谁知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，在家里也读书写字，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。连当铺里老伙计们一群人，遭扰了人家三四日。他们还留多住几天，好不容易苦辞，才放回家。你哥哥一进门，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太太去求亲。我们太太原是见过的，又且门当户对，也依了。和这里姨太太、凤姑娘商议了，打发人去一说，就成了。只是娶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们忙乱的很。

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，又添了一个做诗的人了。”宝玉冷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只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！”香菱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我倒不懂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懂的，只怕再有人来，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。”香菱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正色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，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，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转身走了。

宝玉见他这样，便怅然如有所失，呆呆的站了半日，只得没精打彩，还入怡红院来。一夜不曾安睡，种种不宁。次日便懒进饮食，身体发热。也因近日抄检大观园、逐司棋、别迎春、悲晴雯等羞辱、惊恐、悲凄所致，兼以风寒外感，遂致成疾，卧床不起。贾母听得如此，天天亲来看视。王夫人心中自悔，不合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。心中虽如此，脸上却不露出，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。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。一月之后，方才渐渐的痊愈。好生保养过百日，方许动荤腥油面，方可出门行走。

这百日内，院门前皆不许到，只有屋里玩笑。四五十天后，就把他拘的火星乱迸，那里忍耐的住？虽百般设法，无奈贾母王夫人执意不从，也只得罢了。因此，和些丫鬟们无所不至，恣意耍笑。又听得薛蟠那里摆酒唱戏，热闹非常，已娶亲入门。闻得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，也略通文翰，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。再过些时，又闻得迎春出了阁。宝玉思及当时姊妹，耳鬓厮磨，从今一别，纵得相逢，必不得似先前这等亲热了。眼前又不能去一望，真令人凄惶不尽。少不得潜心忍耐，暂同这些丫鬟们厮闹释闷，幸免贾政责备逼迫读书之难。这百日内，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，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，凡世上所无之事，都玩耍出来，如今且不消细说。

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，自为宝玉有意唐突，“从此倒要远避他些才好”。因此，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了。日日忙乱着薛蟠娶过亲，因为得了护身符，自己身上分去责任，到底比这样安静些；二则又知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，自然是典雅和平的，因此，心里盼过门的日子，比薛蟠还急十倍呢。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来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。

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，生得亦颇有姿色，亦颇识得几个字。若论心里的丘壑泾渭，颇步熙凤的后尘。只吃亏了一件，从小时，父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同胞兄弟，寡母独守此女，娇养溺爱，不啻珍宝，凡女儿一举一动，他母亲皆百依百顺，因此未免酿成个盗跖的情性：自己尊若菩萨，他人秽如粪土，外具花柳之姿，内秉风雷之性。在家里和丫鬟们使性赌气、轻骂重打的。今儿出了阁，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，比不得做女儿时腴腆温柔，须要拿出威风来，才钤压得住人。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，举止轩轾，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，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。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

俱全的爱妾在室，越发添了“宋太祖灭南唐”之意。因他家多桂花，他小名就叫做金桂。他在家时，不许人口中带出“金”“桂”二字来，凡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，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。他因想“桂花”二字是禁止不住的，须得另换一名，想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，便将桂花改为“嫦娥花”，又寓自己身分。如今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，且是有酒胆、无饭力的，如今得了这一个妻子，正在新鲜兴头上，凡事未免尽让他些。那夏金桂见是这般形景，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。一月之中，二人气概都还相平，至两月之后，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的低矮了下去。

一日，薛蟠酒后，不知要行何事，先和金桂商议。金桂执意不从，薛蟠便忍不住，便发了几句话，赌气自行了。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，茶汤不进，装起病来，请医疗治。医生又说：“气血相逆，当进宽胸顺气之剂。”薛姨妈恨得骂了薛蟠一顿，说：“如今娶了亲，眼前抱儿子了，还是这么胡闹！人家凤凰似的，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，比花朵儿还轻巧，原看的你是个人物，才给你做媳妇。你不说收了心，安分守己，一心一计，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还是这么胡闹，喝了黄汤，折磨人家。这会子花钱吃药白遭心！”

一席话，说的薛蟠后悔不迭，反来安慰金桂。金桂见婆婆如此说，越发得了意，更装出些张致来，不理薛蟠。薛蟠没了主意，惟有自软而已。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，才渐渐的哄转过金桂的心来。自此，便加一倍小心，气概不免又矮了半截下来。

那金桂见丈夫旗幟渐倒，婆婆良善，也就渐渐的持戈试马。先时不过挟制薛蟠，后来倚娇作媚，将及薛姨妈，后将至宝钗。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，每每随机应变，暗以言语弹压其志。金桂知其不可犯，便欲寻隙，苦得无隙可乘，倒只好曲意俯就。

一日，金桂无事，因和香菱闲谈，问香菱家乡父母。香菱皆答忘记。金桂便不悦，说有意欺瞒了他。因问：“‘香菱’二字是谁起的？”香菱便答道：“姑娘起的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人人都说姑娘通，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。”香菱忙笑道：“奶奶若说姑娘不通，奶奶没合姑娘讲究过。说起来，他的学问，连咱们姨老爷常时还夸的呢！”欲知香菱说出何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

话说金桂听了，将脖项一扭，嘴唇一撇，鼻孔里“哧哧”两声，冷笑道：“菱角花开，谁见香来？若是菱角香了，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？可是不通之极！”香菱道：“不独菱花香，就连荷叶，莲蓬，都是有一般清香的。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，若静日静夜，或清早半夜，细领略了去，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闻呢。就连菱角、鸡头、苇叶、芦根，得了风露，那一股清香，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。”金桂道：“依你说，这兰花桂花，倒香的不好了？”香菱说到热闹头上，忘了忌讳，便接口道：“兰花、桂花的香，又非别的香可比……”

一句未完，金桂的丫鬟名唤宝蟾的，忙指着香菱的脸说道：“你可要死！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？”香菱猛省了，反不好意思，忙陪笑说：“一时顺了嘴，奶奶别计较。”金桂笑道：“这有什么，你也太小心了。但只是我想这个‘香’字到底不妥，意思要换一个字，不知你服不服？”香菱笑道：“奶奶说那里话？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，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，叫我如何当得起！奶奶说那一个字好，就用那一个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你虽说得是，只怕姑娘多心！”香菱笑道：“奶奶原来不知，当日买了我时，原是老太太使唤的，故此姑娘起了这个名字。后来伏侍了爷，就与姑娘无涉了。如今又有了奶奶，越发不与姑娘相干。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，如何恼得这些呢？”金桂道：“既这样说，‘香’字竟不如‘秋’字妥当。菱角、菱花皆盛于秋，岂不比香字有来历些？”香菱笑道：“就依奶奶这样罢了。”自此后遂改了“秋”字。宝钗亦不在意。

只因薛蟠是天性“得陇望蜀”的，如今取了金桂，又见金桂的丫头宝蟾有三分姿色，举止轻浮可爱，便时常要茶要水的，故意撩逗他。宝蟾虽亦解事，只是怕金桂，不敢造次，且看金桂的眼色。金桂亦觉察其意，想道：“正要摆布香菱，无处寻隙，如今他既看上宝蟾，我且舍出宝蟾与他，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。我再乘他疏远之时，摆布了香菱。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，也就好处了。”打定了主意，俟机而发。

这日，薛蟠晚间微醺，又命宝蟾倒茶来吃。薛蟠接碗时，故意捏他的手，宝蟾又乔装躲闪，连忙缩手，两下失误，“豁啷”一声，茶碗落地，泼了一身一地的茶。薛蟠不好意思，佯说宝蟾不好生拿着。宝蟾说：“姑爷不好生接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两个人的腔调儿都够使的了。别打量谁是傻子！”薛蟠低头微笑不语。宝蟾红了脸出去。一时，安歇之时，金桂便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，“省的得了馋痂似的。”薛蟠只是笑。金桂道：“要做什么和我说，别偷偷摸摸的，不中用。”薛蟠听了，仗着酒盖脸，就势跪在被上，拉着金桂笑道：“好姐姐！你若把宝蟾赏了我，你要怎样，就怎样。你要活人脑子，也弄来给你。”金桂笑道：“这话好不通！你爱谁，说明了，就收在房里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。我可要什么呢？”薛蟠得了这话，喜的称谢不尽。是夜，曲尽丈夫之道，竭力奉承金桂。次日也不出门，只在家中厮闹，越发放大了胆了。

至午后，金桂故意出去，让个空儿与他二人，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。宝蟾心里也知八九了，也就半推半就。正要入港，谁知金桂是有意等候的，料着在难分之际，便叫小丫头子舍儿过来。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桂在家从小使唤的，因他自小父母双亡，无人看管，便大家叫他做小舍儿，专做些粗活。金桂如今有意，独唤他来吩咐道：“你去告诉秋菱，到我屋里，将我的绢子取来，不必说我说的。”小舍儿听了，一径去寻着秋菱，说：“菱姑娘，奶奶的绢子忘记在屋里了，你去取了来，送上去，岂不好？”

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，不知何意，百般竭力挽回，听了这话，忙往房里来取，不防正遇见他二人推就之际，一头撞进去了，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红，转身回避不及。薛蟠自为是过了明路的，除了金桂，无人可怕，所以连门也不掩。这会子秋菱撞来，故虽不十分在意，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说嘴要强，今既遇见秋菱，便恨无地可入，忙推开薛蟠，一径跑了，口内还怨恨不绝，说他强奸力逼。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，却被秋菱打散，不免一腔的兴头，变做了一腔的恶怒，都在秋菱身上。不容分说，赶出来，啐了两口，骂道：“死娼妇！你这会子做什么来撞尸游魂？”秋菱料事不好，三步两步，早已跑了。

薛蟠再来找宝蟾，已无踪迹了。于是只恨的骂秋菱。至晚饭后，已吃

得醺醺然，洗澡时，不防水略热了些，烫了脚，便说秋菱有意害他。他赤条精光，赶着秋菱踢打了两下。秋菱虽未受过这气苦，既到了此时，也说不得了，只好自悲自怨，各自走开。

彼时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，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亲，命秋菱过来陪自己安睡。先是秋菱不肯，金桂说他嫌腌臢了，再必是图安逸，怕夜里伏侍劳动。又骂说：“你没见世面的主子，见一个爱一个，把我的人霸占了去，又不叫你来，到底是什么主意？想必是逼死我就罢了！”薛蟠听了这话，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，忙又赶来骂秋菱：“不识抬举！再不去就要打了！”秋菱无奈，只得抱了铺盖来，金桂命他在地下铺着睡，秋菱只得依命。刚睡下，便叫倒茶，一时又要捶腿：如是者，一夜七八次，总不使其安逸稳卧片时。

那薛蟠得了宝蟾，如获珍宝，一概都置之不顾。恨得金桂暗暗的发恨道：“且叫你乐几天，等我慢慢的摆弄了他，那时可别怨我！”一面隐忍，一面设计摆弄秋菱。半月光景，忽又装起病来，只说心痛难忍，四肢不能转动，疗治不效。众人都说是秋菱气的。闹了两天，忽又从金桂枕头内抖出个纸人来，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，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肋肢骨缝等处。于是，众人当作新闻，先报与薛姨妈。薛姨妈先忙手忙脚的。薛蟠自然更乱起来，立刻要拷打众人。金桂道：“何必冤枉众人？大约是宝蟾的镇魔法儿。”薛蟠道：“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儿在你房里，何苦赖好人？”金桂冷笑道：“除了他还有谁？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？虽有别人，如何敢进我的房呢？”薛蟠道：“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，他自然知道，先拷问他，就知道了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拷问谁？谁肯认？依我说，竟装个不知道，大家丢开手罢了。横竖治死我，也没什么要紧，乐得再娶好的。若据良心上说，左不是你三个多嫌我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痛哭起来。薛蟠更被这些话激怒，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，一径抢步，找着秋菱，不容分说，便劈头劈脸浑身打起来，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。秋菱叫屈。

薛姨妈跑来禁喝道：“不问明白就打起人来了！这丫头伏侍这几年，那一时不小心？他岂肯如今做这没良心的事！你且问个清浑皂白，再动粗卤。”金桂听见他婆婆如此说，怕薛蟠心软意活了，便泼声浪气大哭起来，说：“这半个多月，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，不容进我的房，惟有秋菱跟着我睡。我要拷问宝蟾，你又护在头里。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去。治死我，再拣富贵的标致的娶来就是了，何苦做出这些把戏来？”薛蟠听了这些话，越发着了急。

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，百般恶赖的样子，十分可恨。无奈儿子偏不硬气，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。如今又勾搭上丫头，被他说霸占了

去，自己还要占温柔让夫之礼。这魔魔法究竟不知谁做的？正是俗语说的好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此时正是公婆难断床帏的事了。因无法，只得赌气喝薛蟠，说：“不争气的孽障，狗也比你体面些！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！叫老婆说霸占了丫头，什么脸出去见人？也不知谁使的法子，也不问清就打人。我知道你是个得新弃旧的东西，白辜负了当日的心。他既不好，你也不该打。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他，你就心净了。”气着，又命：“秋菱，收拾了东西，跟我来。”一面叫人：“去！快叫个人牙子来，多少卖几两银子，拔去肉中刺、眼中钉，大家过太平日子！”

薛蟠见母亲动了气，早已低了头。金桂听了这话，便隔着窗子，往外哭道：“你老人家只管卖人，不必说着一个、拉着一个的。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？怎么‘拔去肉中刺、眼中钉’？是谁的钉？谁的刺？但凡多嫌着他，也不肯把我的丫鬟也收在房里了。”薛姨妈听说，气得身战气咽，道：“这是谁家的规矩？婆婆在这里说话，媳妇隔着窗子拌嘴！亏你是旧人家的女儿！满嘴里大呼小喊，说的是什么！”薛蟠急得跺脚，说：“罢哟，罢哟！看人家听见笑话！”金桂意谓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越发喊起来了，说：“我不怕人笑话！你的小老婆治害我，我倒怕人笑话了？再不然，留下他，卖了我！谁还不知道薛家有钱，行动拿钱垫人，又有好亲戚，挟制着别人！你不趁早施为，还等什么？嫌我不好，谁叫你们瞎了眼，三求四告的，跑了我们家做什么去了？”一面哭喊，一面自己拍打。薛蟠急得说又不好，劝又不好，打又不好，央告又不好，只是出入噙声叹气，抱怨说：“运气不好！”

当下薛姨妈被宝钗劝进去了，只命人来卖香菱。宝钗笑道：“咱们家只知买人，并不知卖人之说，妈妈可是气糊涂了。倘或叫人听见，岂不笑话？哥哥嫂子嫌他不好，留着我使唤，我正也没人呢。”薛姨妈道：“留下他还是惹气，不如打发了他干净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他跟着我也是一样，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。从此，断绝了他那里，也和卖了的一样。”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，痛哭哀求，不愿出去，情愿跟姑娘。薛姨妈只得罢了。

自此，后来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，把前面路径竟自断绝。虽然如此，终不免对月伤悲，挑灯自叹。虽然在薛蟠房中几年，皆因血分中有病，是以并无胎孕。今复加以气怒伤肝，内外挫折不堪，竟酿成干血之症，日渐羸瘦，饮食懒进，请医服药不效。

那时金桂又吵闹了数次。薛蟠有时仗着酒胆，挺撞过两次，持棍欲打，那金桂便递身叫打，这里持刀欲杀时，便伸着脖项。薛蟠也实不能下手，只得乱了一阵罢了。如今已成习惯自然，反使金桂越长威风。又渐次辱骂宝钗。